

初寒

□米丽宏

《山海经》里有位冬神，立冬这天，要接受人间朝拜。天子大臣煊煊赫赫出京城，往北郊前去祭奠。祭神场面宏大，祷词《玄冥》曰：“玄冥陵阴，蛰虫盖臧……籍敛之时，掩收嘉穀。”

意思是说，天冷了，要收藏好粮食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

其实，“冬藏”的大手笔来自于大自然。一朝北风，天地忽然大而空，山河万里，像简笔画般简单干净；树木删繁就简，似大伞关落；繁华去除后，世界的真相一一显露。然而，地上哪儿都是厚厚一层黄叶，唯美的色彩从地上一直蔓延到半空，黄成一种初冬的凝重、简练和苍茫。那天地一色的壮美如此阔大，人步入其中，是多么微小，芥子儿一般，洒在金色艳丽的画布上。

一年最简洁、最冷清的阶段，竟如此煌煌开场。

岁末年尾的“冬”，即“终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冬”，为“四时尽也”。“冬”字灵秀，下面两点，携了一股扑面凉意，婉转告诉人：水凝为冰，即为冬天了。

立冬的第一物候是“水始冰”，但初冬时节，轻寒漠漠，风凉入骨，寒是不到五分寒；结冰，也只是一层皮儿，薄薄的，手指一捅就破。离那种硬邦邦的寒冷，还早着呢。

风定日好，明晃晃、毛茸茸的太阳光，福音般带来了温暖。午后，客厅沙发上安然泊一汪煦暖阳光，于浅梦边上，纷纷扬扬，温暖笼罩。那么醇那么暖那么温柔的阳光，一年里头，唯有此时能领受得到。萧索清厉的初寒天，被这绵绵密密、佳酿一样的冬阳一灌，倒显出“十月小阳春”饱满深沉的慈爱来。

晒在这样的微醺阳光下，记忆会喧嚷起来。穿越三十多年光阴，花裤衩袄、臃肿的小丫，牵着父亲衣襟，看他将双手悠悠插进袖筒，跟一群贴在南墙根下晒暖的男人们拉开闲话。那时，我跟这个世界两小无猜，距现在的生活，不止十万八千里。

立冬一过，小雪大雪、小寒大寒，周而复始，走完一程又一程，如今，也安安静静晒在了冬日的暖阳下。

此后，寒冷会越来越坚硬。可是想想，好多旖旎的事儿，只合此时来做，比如冬运会、圣诞节；偌多诗情也只能在冬天生发，比如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浩茫，“明月照积雪，朔风劲且哀”的境界；有些食物，只在冬天才能吃到独特的滋味，比如冻豆腐、糖葫芦；至于守住一扇窗看雪花飞、坐在炉边吃涮羊肉的惬意，也只冬天才行。遥遥寒夜，守一盏孤灯、一壶热茶、一只火炉，享受宁静，自由阅读和思考，多么美！

冬的精彩，其实就藏在暗暗的铺垫和蓄积里。它是大自然的一个弱拍，低沉、潜伏、深刻。如此，我们是否也应该参悟一下冬的内涵，去懂得收敛，懂得节制，懂得松弛，懂得舍弃，懂得有所不为，懂得适可而止。

悟透了冬，春意四起时，生命才会从容铺展，万物花开。

春天，适合人生励志；夏天，适合人生打拼；秋天，适合检索、收获；而冬天，实在是老天赐予我们安静盘点的一个黄金时段。

我的
晚报情缘

情深缘长

□陈峰

有一次，我去采访一个小山村的老人，见他正拿着放大镜看《宁波晚报》。趁他倒茶之际，我发现桌上放着一本剪报本，不禁好奇，想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样的宝贝文章。翻开一看，还有目录，分读书天地、人间旅游、国内大事、国际要事、幽默人生等等。老人告诉我，他腿脚不灵便，就是通过报纸才知道国内外的大事。他每天要花半天时间阅读《宁波晚报》，然后把自己觉得有用的文章剪下来，粘贴到剪报集上。周末的时候，他家的孙子来了，他就把剪报里的“读书天地”拿出来给孙子看，把“国内大事”、“国际要事”拿出来跟儿子分享。平时的时候，跟老伴一起再回味回味“人间旅游”、“幽默人生”。

是的，《宁波晚报》贴近百姓，可读可用可亲。对我来说，它则见证了我的成长。

那是1995年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孤独无聊，单位订的《宁波晚报》像一份精神食粮来到我的身边，特别是副刊，读着里面的文章，慰藉了青春期的我，也幻想着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能出现在上面。那时正是夏天，我写了一篇《童年的夏天》，惴惴不安地投了过去。等啊等啊，在一个月后，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散文《童年的夏天》，那份惊喜让人一下跳了起来。

自此以后，对《宁波晚报》一直情有独钟。这也影响了我母亲对各种报纸的选择，她每年必订《宁波晚报》，期待我的文章再上报纸。

后来我结婚生子，忙于工作，直到2013年，我又开始向晚报副刊投稿。每篇文章发表后，我母亲都会给我打电话，表达她的喜悦。这时，我加入了晚报副刊的QQ群，群里都是晚报的铁杆粉丝，文友之间的交流更方便了。我的第一篇人文周刊的采访就是在那时开始的。这也是我的第一次采访，采访国家级非遗“奉化布龙”的传承人陈行国，我按自己理想中的场景取了镜头，题为《一个男人的舞蹈》，配上陈行国正在做龙的照片刊登出来了，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。此后《雕刻人生》《朱玉兰的走书人生》《风雨吹打路》等陆续见报，我尝到了此中的乐趣，也积累了采访经验。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，视野变得开阔，思路有所拓展，写作也比以前有了进步。

这两年，我为人文周刊写了近20个人物专访，其中《半空中的人生——记两代“竹海飞人”传承者》荣获2016年度宁波新闻奖二等奖。

如今，晚报创刊20年多了，它不仅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成长，也见证了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。

光阴的故事

□晓寒

对我来说，慈城就是慈城，可以生活，可以做梦，可以游走，可以畅想，也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和研读。风景、俗事、娱乐、人情……所有我以为一座古老而鲜活的古城应该拥有的，她都有。这些足以让人想象过去千年以来的光阴，也可以在喧闹的现世中阅读她缓慢而绵长的节奏。

慈城保留着江南古县城最完整的古建筑，用一墙一巷、一砖一瓦贮存了漫长的光阴。这座古城安详、恬淡、静谧，这里生活的人们，心是有地方放的。

“一碧浸空，千翠倒影，山含采而水含晖。”人们爱游慈湖，不仅景美，而且故事多。从董黯到孝子井，从房瑄到古县衙，从杨简到师古亭……我却爱看涤衣的妇人、垂钓的渔人、驻足的旅人，更有无数其他日常而珍贵的的生活剪影：人们在寻芳园里晨练，在早点摊前喝着豆浆、嚼着大饼油条，在闹哄哄的菜场讨价还价，在慈湖边散步，在孔庙前驻足沉思……

以前帮本地的一个公众号写文章的时候，认识了这座城中的两个人：钟表叔叔老许和裁缝阿姨秀珍。还和老许成了朋友，经常在微信上问个好。

老许的钟表店在民生路2号，朴素的招牌上写着“庆国钟表店”。老许1981年从东海舰队复员，从半平方的地摊开始创业，在此地坚守了近40年。老许干起活来专注严谨，好像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让时间走得准，守住时间就是守住了一辈子。几十年来，就凭着这个手艺和口碑，老许在此地站稳脚跟买了房，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。

秀珍阿姨的大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：裁剪。她是湖边长大的女儿，不知忧喜的年纪里她在这个城的巷子里玩耍，长大后却用一把剪刀和一台缝纫机，管住了小城人的人生两端——出世和归去，专做婴儿催生包和老年人服饰。她做这个纳福送福的事情快30年了，还是舍不得这个手艺。总有人要出生，也总有人会离去，总有人要用时光剪裁别人的人生，从而成就自己的人生。

我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慈城，更是生活的慈城、暖烘烘的慈城。她的古老，用最真诚和热烈的生活呈现出来，不做作，不矫情。